

粉碎中共誣衊抗戰史實的陰謀

何應欽

——紀念抗戰勝利受降三十三週年

應欽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代表聯合國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在南京接受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營的無條件投降，到今天已經卅三週年。現在，我們在這裏舉行紀念大會，追懷我們國家民族這一項光榮史蹟，深感八年長期的艱苦抗日戰爭，其勝利絕不是僥倖獲致，而是中華民國全國軍民，在我們偉大的民族領袖蔣公的領導之下，不屈不撓，英勇奮鬥所換來的輝煌戰果。

抗戰勝利受降前雪

百年國恥

我們紀念抗戰勝利受降三十三週年，不要忘記抗戰八年間，四萬零七千次決定國家安危的戰鬥，三百廿一萬六千多位國軍健兒的壯烈犧牲，二〇六員國軍將領爲國捐軀，五百七十八萬七千多位同胞被日軍殺戮，九千九百五十四億法幣軍費的消耗，三百六十多億美元公私財產的損失。我們以如此慘重而高昂的代價，才換來了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使處心積慮妄想併吞中國疆土的日本軍閥向我無條件投降，前雪了自甲午戰爭以來我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這是我中華民族歷史上光榮的一頁，更是我國民革命軍不可磨滅的曠世勳勞。而這一切劃時代的成就，都是總統 蔣公天縱的英明睿智，和堅毅不拔的精神所創造。今天我們面對 蔣公遺像，重溫這一頁史實，對於 蔣公的盛德偉業，更感到無限的崇敬與懷念。

中共謊言篡竊抗戰成果

在當前中共黨徒正在全力施展國際統戰陰謀，企圖對我加強外交孤立的緊要關頭，我們今天紀念受降，尤其不能忽視中共的一項詭計，那就是自抗戰期間，以至於目前，中共的一套欺瞞國際人士的無恥宣傳。它們篡改抗戰史實，一直散布謊言，說是八年對日抗戰，是它們的功勞；直到如今，愈演愈烈，不但要麻醉中國人的後世子孫，而且要掩蓋天下人的耳目，藉以提高它們對外談判的地位與身價。這種經不住事實考驗的謊言，本不值得國際正義人士一笑；但是，由於中共鏖而不捨，長期傳播，難免積非成是，使未能親身經歷二次大戰的各國青年知識份子和政界人士，受其愚弄，將對自由世界產生不利的影響。民國六十一年夏天的夏天，正當日本田中內閣策劃與中共建交的前夕，中共這一欺世盜名的謊言

，忽然瀰漫美國社會，應欽特在臺北北區扶輪社午餐會中，發表演說，列舉共軍有案可稽的「戰果」，與國軍作戰的重要統計，說明中共篡竊抗戰成果，乃是無稽之談。七月七日，應欽又在各報撰文，更詳細的將國軍戰績與中共破壞抗戰的罪行一一陳述，再度嚴加駁斥。由於應欽在抗戰期間，先後擔任參謀總長、軍政部長以及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各職，八年抗戰，始終躬與其役，對於污衊我神聖抗戰謊言的傳播，感到如不加以澄清，實在無以慰數百萬爲國捐軀烈士的英靈。

以上兩篇文字發表之後，頗收澄清之效，我曾接到海外人士來函致意，又承戰時任職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參謀長魏德邁將軍的來函道賀，說我所指出的各點，「皆具有客觀性、歷史性的信念」，應欽曾引以爲慰。

不料近來有位留美學人自美返國，與應欽見面，談到美國地區，中共這一篡竊抗戰成果的謊言，又在大事渲染。這些日子，本是中共引誘日本與他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的時期，中共的國際宣傳，可以說配合得極爲嚴密，中共這種卑劣的統戰策略，使人可憎而又可恨，使我興起再度駁斥的意念。

駁斥中共陰謀的四項前題

駁斥中共謊言，我先要向國內外人士及居留海外的中國青年，提醒以下四點：

第一、中共一貫使用的欺騙、愚弄國內外人

士的詐術，已為自由世界所公認。遠至於國共第一次合作，欺騙中國國民黨而在黨內大施其破壞北伐的陰謀；近至於在越南戰爭前後對美國指為資本帝國主義所作各種毫無根據的惡意攻擊；尤其是抗戰初期偽裝服從國民政府領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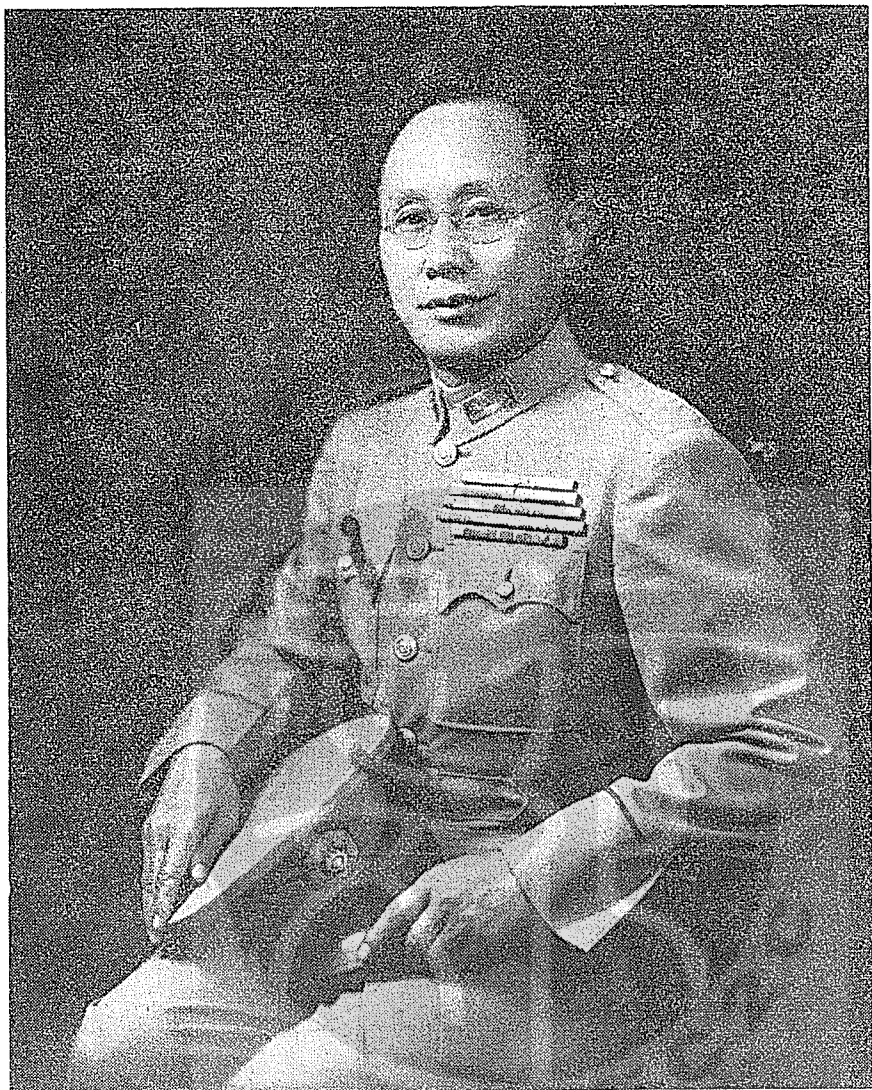
而接受改編，重慶會談中毛澤東於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之後，返回延安立即稱兵叛亂；抗戰期間冒充「土地改革者」大肆宣傳而使美國政府受其欺騙，以及戰後「國共和談」，中共給予美國政府軍事調處人員的愚弄；種種事實，都可證明中共的詭計，國內外人士，實不應妄以中共的宣傳為可信。

第二、中共當前的國際統戰，有其一貫目的，是以挑撥分化自由世界，利用國際人士和平、苟安的心理，希圖孤立美國、孤立中華民國，分化所有反共或非共國家，以便它製造「天下大亂」，以「第三世界」領導者的姿態，引誘美國採行聯中共以制蘇俄的政策，然後再企圖對「美蘇兩霸」，各個擊破。

第三、應敘所要駁斥中共謊言的原因，是要揭穿中共的詐欺陰謀，以免國際人士及中國青年一再受它的愚弄。我所根據的資料，都是根據中華民國的作戰檔案。我所說的戰役，都是關係戰爭命運的正規戰，而不是如同美國社會人士所得到的有關中共的宣傳，因為這些消息，大部分都是中共所捏造或渲染的。

第四、抗戰期間，美國駐華大使館已為親共份子如戴維斯、謝偉志等人所控制，應敘所著之「八年抗戰」一書中以及美國顧貝克博士之「美亞報告」中，對此類親共人士所作偏袒中共的不實宣傳，都已充分揭發，可以相互參證。

瞭解以上四個前題，我以下的論點，才不致為關心這一辯論的人士重新帶來疑慮。



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後本文作者在南京留影。

八年抗戰史實真相

首先，我要說明對日抗戰的真實史實。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夜，駐留河北省的日軍，依照預定的侵華計畫，故意在宛平縣的盧溝橋附近，非法舉行演習，藉口日兵一名失蹤，砲轟宛平城，導發了「七七事變」。

七月八日，蔣委員長在廬山，一面召集全國各界首長，商決抗戰大計；一面電告宋哲元，嚴飭就地抵抗。七月十七日，更正式發表談話，強調：「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事實上，日軍步步進逼，直至八月四日北平淪陷，戰爭正式爆發，展開了以下三個時期的全面作戰：

第一期作戰，是守勢作戰，時間自民國廿六年七月至廿七年十一月，計一年又五個月。敵採取「殲滅戰略」，我採取「消耗戰略」。先後經平津、平綏和平漢北段、津浦北段沿線及閩粵地區等戰鬥，與太原、淞滬、徐州、武漢諸會戰，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迷夢，奠定了我勝利的基礎。敵雖佔領沿海沿江重要點線，却無力立即進攻；妄圖速和速結，又告失敗，遂改用「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策略，竭力扶植偽政權，榨取物資；並以所謂掃蕩戰、航空作戰及海岸封鎖等，企圖消耗我軍實力。此一期間，我海軍建立長江重層封鎖線，傷沉敵出雲旗艦以下二十餘艘。空軍除支援陸軍作戰外，全期共出動三千二

百八十一架次，擊落敵機二百二十七架，擊傷四十四架，炸毀約一百四十架，炸沉敵艦九十八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艦一艘。

此一時期的淞滬會戰，國軍表現最為突出。日軍先後使用兵力達二十萬人，持續進攻歷時約十週之久；國軍以劣勢裝備，憑血肉之軀，拚死抵抗，每天都要增援一兩個師補充傷亡。十週之間，我軍消耗竟達八十五個師之衆，傷亡官兵三十萬三千五百餘人。這種壯烈犧牲的精神，曾經震驚世界！英國泰晤士報及新聞紀事報都以社論向我軍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二期作戰，是持久作戰，時間自民國廿七年十二月至卅四年三月，計六年又三個月。敵由「殲滅戰略」改採「反消耗戰」，並發動太平洋戰爭。我初採「消耗戰略」，嗣對緬北、滇西發動戰略攻勢，打開國際通路。其間自武漢會戰後，經南昌、隨喪、長沙第一、二、三次會戰，以至於桂南、甯宜、豫南、上高、晉南、浙贛、鄂西、常德、豫中、滇西、緬北、長衡、桂柳等會戰，日軍都遭我嚴重打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軍雖橫行一時，但終致海上、陸上運輸源於隔絕，兵力愈形分散。國軍自打通中印公路，便逐漸完成反攻準備。此時，我海軍沉毀敵艦船甚多，空軍取得空中優勢，毀傷敵機一千二百餘架，汽車八千四百餘輛，汽艇一千八百餘艘。

在第二期作戰初期，我們還是單獨作戰，其艱苦情形，仍有增無減。尤其歐戰初起，英國被迫封鎖滇緬公路，我國物資更感枯竭，在補給困難地區的國軍，一套棉軍服，往往分配三人使用

，其艱苦殊難想像。當年我三軍將士這種共體時艱與刻苦奮鬥的精神，實在值得敬佩。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蔣委員長由同盟國推舉為廿六國盟軍在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我軍的「持久抵抗」，乃改為「攻勢防禦」，除不斷出擊，牽制一百二十餘萬日軍不能抽調南進，以減輕太平洋上盟軍所受的壓力外，並派兵入緬，協助盟軍作戰。自是中美軍事合作加強，國境線交通重新恢復，蔣公應邀出席開羅會議，我國抗戰形勢遂更形好轉。

第三期作戰是反攻作戰，時間自民國卅四年四月至八月，計約五個月。此一時期，我機械裝備的「阿爾發部隊」，一部已整建完成，在贏得豫西、鄂北會戰、湘西會戰之後，遂即由中國陸軍總部發動桂柳反攻，一舉收復失地五萬二千餘平方公里；緊接此一勝利，部署全面反攻——計畫攻略廣州，再擴大全面。在此日軍即將崩潰的當際，美軍在廣島、長崎投下了原子彈。此一新武器威力的震撼，癱瘓了日本的指揮中樞，日本軍閥終於八月十日自請無條件投降。在日軍投降之前，黔桂方面之敵，曾以強弩之末，作孤注之一擲，一度攻陷黔南的獨山，使貴陽、重慶為之震動。應欽適於先一日交卸兼軍政部長，奉命兼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在貴陽告急的時刻，蔣公召我面商援救方策，我乃臨危受命，隻身立即赴貴陽坐鎮。我一到貴陽，便產生了安定振奮的效用，於是指揮湯恩伯部揮兵反攻，逐步擊敗來犯之敵，終於迫使日軍放棄攻黔行動，此為抗戰末期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委將 帥統高最區戰國中表代京南在(左)者作文本,日九月九年四十三國民
。書降遞呈(右)次寧村岡司令總軍遣派華駐本日受接長員

中共謊言各界早有

批判

中共黨徒本以宣傳抗日起家，抗戰爆發後，更以偽裝抗日而坐大。早在民國卅一年，中共便到處散播：「只有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纔是抗日的真正武力」。在竊據大陸後，更竊竊全國軍民浴血抗戰的成果，謊報各種作戰統計，瞞天大誑的數字，真使人不堪想像。事實上，中共在八年抗戰全程中，僅在民國廿六年九月和次年春間，有過山西平型關戰鬥和晉南游擊戰兩次稍具規模的作戰行動，其死亡將領也不過僅有師長彭雪楓、副參謀長左權兩人，即使朱德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廿日向中共七次大會提出的報告中，也只提出平型關戰役及一九四〇年的晉東南游擊作戰等兩次戰鬥，其餘部份都只提到些統計數字，沒有戰爭事實，可資查考。

根據我作戰檔案的記載：平型關戰鬥的我軍作戰兵力，為第十七軍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師高哲部，第二十一師李仙洲部，第十五軍劉茂恩的第六十四師武庭麟部，和劉茂恩自兼的第六十五師，以及劉奉濱的第七十三師，共計五個師。中共因成軍不久，所有林彪的第一一五師、賀龍的第一二〇師、劉伯承的第一二九師，戰鬥能力不够，所以平型關之戰，僅由林彪的第

一一五師主力，襲擊日軍輜重，這是中共對外大肆宣傳的第一次戰鬥。對敵輜重的襲擊，其戰鬥的本質如何？戰果多大？與正面我軍五個師相較，其比重如何？自不難想像得到。

晉南游擊戰是中共參加戰鬥的第二次。當時國軍參戰的兵力，為曾萬鍾的第三軍，武士敏的第九十八軍，趙壽山的第三十八軍，王靖國的第十九軍，陳鐵的第十四軍，劉茂恩的第十五軍，陳長捷的第六十一軍，劉戡的第二軍，以及朱懷冰、楊覺天、孔繁瀛、裴昌會、彭杰如、金憲章各師；中共僅有賀龍、劉伯承兩個師參加。賀部與趙軍負責阻截晉北交通，劉部協同晉軍牽制東陽關、長治地區的日軍。阻截交通，牽制敵人，更不是重點任務。

除上述兩次戰鬥外，中共再沒有對日軍稍具規模的戰鬥。雖然一九五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胡華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引錄八路軍政治部編「中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概況」，曾經空泛的描寫各淪陷區中的游擊戰，但都未見戰報，無從查證。即日本戰時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一書中，也沒有提及這些戰鬥。誠如美國顧貝克教授在其所著「美亞報告——中國災難之線索」序文中所說：「毛共所宣傳共軍在前線抗日荒謬說法，現在已被人認為是一派胡言亂語」。魏德邁將軍回憶錄第二十章「在華第一月」中指出：「在中日戰爭期間，中共軍隊不曾參與過任何一次重大戰役——如一九三七年的上海血戰，一九三八年的臺兒莊大捷及武漢保衛戰，以及後來的長沙之役，乃

至於怒江之戰及緬甸前線的歷次戰役。連若干同情共產黨的美國人，也在他們的證詞中承認過：中共軍隊從沒有攻擊過任何日軍所佔的要地，及日軍控制下的重要鐵路據點。即如懷特，在他和傑柯勃合著的『中國的怒吼』一書中也承認：『中國共產黨祇在他們可以突擊非常少數敵人時纔肯出戰，至於在多次出色的戰役中前仆後繼的苦戰，那都是疲憊萬分的中國國軍部隊』。前蘇俄塔斯社記者，由史達林派駐延安之聯共駐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聯絡員伏拉吉尼洛夫所著『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共陝甘寧邊區』日記中也說：『毛澤東對日軍在中國戰場上一再發起的攻勢，顯然漠不關心。他真正的興趣，在奪得黨內和國內最高權力。他實際上將擊潰日軍的任務，推給了國民黨和同盟國』。

事實上，中共不但不抗戰，反藉抗戰的機會壯大自己。民國五十年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訪問團時曾說：『我們應該感謝日本；沒有日本軍閥進攻中國，我們現在還在山溝裏』。從這一供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定：中共在民國廿六年二月十日向我政府所提的四項保證，八月、十月，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接受改編，以及爾後的許多表面輸誠的行動，完全是在實施擴張的陰謀。記得民國廿六年秋，陝北中共投誠後，編為第十八集團軍（初稱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編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歸閻錫山長官指揮，並規定開入晉北擔任游擊。迨南京撤守，再編新四軍，下轄四個支隊，列入第三戰區戰鬥序列，歸顧祝同長官指揮，規定在蘇北、皖南地區擔任游擊

。當第十八集團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特別向部隊講話，其要點為：①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政府），一分抗日。②這一決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與國民政府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其後事實證明，中共在抗戰期間，軍隊的發展，地區的割據，完全依照既定的策略進行。

粉碎中共陰謀確保我光榮戰史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係由應欽代表 蔣委員長主持，岡村寧次大將代表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營投降。蔣委員長旋並電令劃定全國各地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為十五個受降區；在這十五個受降區中，所有日軍都是向國軍投降，並沒有任何日軍向中共投降。東北地區盟軍總部則規定為蘇俄受降，中共宣傳在作戰中繳獲的武器，事實上，是得自蘇俄所移交之日本關東軍和東北庫存的裝備。據我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先生於民國四十一年一月向聯大政治委員會發表的聲明稱：蘇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至九月九日一個月內，在東北共俘獲日軍五十九萬四千名，飛機九百二十五架，坦克三百六十輛，裝甲車三十五輛，野砲一千二百門，機槍四千八百挺，步槍三十五萬枝，汽車二千

三百輛，騾馬一萬七千匹；此外尚有野砲一千四百門，機槍八千九百挺，卡車三千輛，馬十萬匹，補給車二萬一千輛。在日本投降後不久，中共林彪部即大批滲入東北，為數約二十萬人之多，此二十萬人旋即全部獲得全副日軍裝備。其後共軍陸續裝備更多的正規部隊，就是毛澤東擴大叛亂的資本。

總之，無論中共如何謊言欺世，中華民國接受日軍投降是永不能抹殺的事實，這一事實，證明了對日抗戰是我政府全力領導，證明了中國戰區二十六國盟軍的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的不朽勳業。

應欽於三十三年前的今天，接受日本投降之後，曾經立即向海內外全國同胞廣播，指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與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開一新紀元。誠懇的希望我全國同胞自省自覺，深切瞭解今日為我國家復興的良機，一致精誠團結，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奮發努力，使復興大業，迅速進展；更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礎，以進於世界大同之境界』。如今言猶在耳，中共不但赤化我大陸，而且更肆以統戰陰謀，竊奪我抗戰成果，意圖欺騙全世界人民，以逞其製造天下大亂的野心。此種叛亂份子的狡計，我國人務使其絕難得逞。深盼我全國父老兄弟、海外僑胞，共同認清抗戰史實，揭穿中共陰謀，團結奮發，在蔣總統經國先生領導下，重開國家新運，摧毀中共偽政權，光復我大陸河山，才不辜負紀念抗戰受降的意義。